



工匠叙事

天气分外晴朗，蓝得澄澈，高耸的古塔在纯净的天空勾勒出刚劲的线条，天与地就连在一起。这是座宋塔，与东边不远处的另一座古塔兄弟般并峙，被称为妙道寺双塔。我每天都多次从两座塔前走过，望双塔耸立，白云舒卷，古代建筑特有的文化气息好像在眼前氤氲开来。我突然想到了工匠，我和我的乡邻，天天看这两座塔，将这两座塔视为地标，引以为傲，赞之为唐风宋韵。却从没有人想过这两座塔是谁建造的。若是一本书、一篇文章、一首诗词被如此关注，早就不知有多少人寻找作者考证了多少遍。这么两座屹立千年、堪称国宝的古塔，却从没有人在乎建筑者是谁。

查阅了资料，其实很简单，建塔者的名字明明白白写在地宫碑记上，没人在乎罢了。谈了此塔的方位、形制“广方四角，高耸玲珑”之后，地宫碑记文末记载：“修塔匠人乔真”。如此精致、雄伟的古塔，竟出自一位普通的民间工匠之手。就是这位叫乔真的匠人，用自己的方式，为后人留下遥远的宋代信息，从建筑风格到民间信仰，他的叙事方式是直观立体的，

穿越历史，跨越时空，但是，没有人像在乎一首小诗一样，在乎他的著作权。因为，他只是位匠人，做的是与泥水砖瓦打交道的粗活。

地处山西芮城县的永乐宫，有中国现存唯一的元代宫廷建筑群，其中三清殿的大型壁画《朝元图》代表了中国古代壁画的最高水准，400多平方米的画面，祥云缭绕，瑞气浮动，290位神祇的画像层层叠叠，盛大的场面，众多的人物，流畅的线条，绚丽的色彩，既气势宏大，又纤毫毕现，至今仍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巅峰，若是文字，可称得上鸿篇巨制，其表达方式可称得上宏大叙事。可能没人想到，描绘这伟大画作的人连画家都称不上，该怎样称呼他们呢？匠人，对，画壁画的匠人。壁画诞生后，甚至没人知道画匠的名字，几百年后，考古工作者才在三清殿神龛东北角上方的一组题记中发现了他们的名字。“河南府洛京勾山马群祥，长男马七待诏，作正殿前七间，东山四间，殿内斗心东面一半、正尊云气五间。泰定二年六月工单（毕），门人王秀先、王二待诏、赵待诏、马十一待诏、马十二待诏、马十三待诏、范待诏、魏待诏、方待诏、赵待诏。”原来是一位画匠带着他的几个儿子和几个徒弟所作。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乡间常

见到的匠人班子。

以后，游览观看各地古建筑和古器物，我都会留意有没有工匠的名字，多数情况下，都令人失望。中国古代只有工匠，没有建筑师。因为工匠的无足轻重，古人、今人只注重建筑、器物本身是否有价值，没人在意是谁制作的。

我从这些古建筑、古器物中看到了历史。人类文明的延续，固然有帝王们的改朝换代，有武将们的沙场驰骋，有文人的书翰弄笔，更立体、直观的，其实是工匠的制作。帝王将相的故事很精彩，留在纸上，刻成碑碣，供后人津津乐道，却只是如烟往事，过眼云烟，只有工匠们的默默劳作，留下了实物，可以观瞻，可以触摸，立体到可以多方位观看。

人类文明传承的途径，最令人信服的实物竟然是由不起眼的工匠留下的。在国家博物馆，有一种感受很强烈，那么庞大的展厅，满满当当，陈列有序，看似展示的是不同的时代风貌，不同的文化风景，不如说展示的是工匠技艺。新石器时代太遥远模糊，连文字都没有给后人留下，却由工匠们留下了陶器，黑陶、彩陶，纹理、彩绘，只用那么简单的工具，不管是由一双什么样的手做成的，传递的都是上古信

息。最令人感动的是青铜器，四羊方尊、蔡侯申铜方壶、七牛虎耳铜贮贝器、乳丁纹青铜方鼎，一件件看罢，赞叹器物的巧夺天工之后，进而联想，整个青铜时代，其实是由制作这些器物的工匠们表述的，连那些甲骨、竹简上的文字也不例外。与后世史官们浩繁的文字相比，他们的叙事华丽而又简洁，真实到可以触摸，立体到可以多方位观看。

人类脱离蒙昧至今，经历了数千年，工匠是历史叙事的全程参与者，即使文字诞生后，工匠仍然是历史叙事的重要参与者，与史家、作家和艺术家的贡献是一样的。

帝王将相由史官留下了名字，文人墨客用作品留下了名字，所谓千古风流人物，大多是这么表述的。工匠们好像根本不在乎这些，完成了自己的事，得到该得的酬劳，然后去养家糊口，去过平凡的生活，至于留下的以后归谁，与自己无关。但他们的作品是实实在在的，集实用、艺术、文化、历史于一体，不光当时供人使用、观赏、把玩，而且还会留下深深的印记，像浮动于空中的歌，若描绘在大地上的画，如泣如诉，如梦似幻，直至永恒。

微小说

老榆树上的红绳结

孙玉秀

老孟拄着一根拐杖站在村前的老榆树下，背影也像那棵沧桑的老榆树。他的手粗糙得像一把锉刀，把那根拐杖磨得油光锃亮。

风来，榆树钱儿唰啦啦飘落。嫩绿、轻旋，落在老孟的白发上，像几朵小花。老孟感觉不到榆树钱儿的存在，哪怕拂过脸颊，落了一地的绿花。老孟表情凝重，眼睛里藏着故事，像树干上的两个黑洞，死盯着捆绑在老榆树上的那根红布绳。发呆，叹息一阵，老孟放下拐杖，伸出一只颤巍巍的手解下那根红绳。

老孟捧着那根红绳坐在老榆树下，在心里数着上面的绳结：1、2、3……数到30，他想到了患脑血栓去世的老耿，不禁老泪纵横。

30多年前，就在这棵老榆树下。老耿领着全村103户家中主事的男人，吵吵闹闹地围住了他：孟书记，咱河湾村七八百人，除了向土里刨食，再也没有进钱的事项。你看这100多户，一大半住的是低矮的茅草房。村东头的低保户老付头，那两间房子一到连雨天就漏雨，来两场大雨就能把房子整个浇趴下。你头脑灵活，还有一个在城里经商的儿子，多想想办法，领着我们大干吧。

老孟拿着账本认真记着，他的心澎湃起来：众人拾柴火焰高，只要人心齐，泰山也能移，哪有闯不过去的火焰山。一天下来，村

里人几乎掏光了家底，才筹了一万多元。老耿满脸忧愁地问，这些钱够吗？老孟说，不够也不怕，剩下的让我儿子先垫上。

养鸡场建起那天，一双双热切期盼的眼睛，齐刷刷地扎进了那一排简易的养鸡房。为了省钱，家家户户都分养了几只母鸡，自己孵蛋，还拿出自家的粮食磨出鸡饲料，轮流看护饲养。老孟无论多忙，每天都到养鸡场转几圈，和村民一起小心翼翼地看护着那些活泼的小生命。老孟在它们的身上，仿佛看见一排排红瓦新屋，看见一个美丽的小村庄。

转眼间过了三伏天。一个雷雨交加的早晨，老耿突然气喘吁吁地闯进老孟的家。孟书记，不好了！养鸡场一夜之间死了100多只鸡，这可如何是好啊？老耿说完抹了抹头上的雨水，愁眉苦脸地蹲到地上。

老孟也慌了神，拽起老耿说，走，去邻村找兽医！说完，两人一头扎进大雨里。兽医李来到养鸡场看过那些打蔫的鸡，摇头说，是瘟疫，无药可救了。

老孟一夜没合眼，熬红了一双眼睛，想了几个人办法，在养鸡场里撒石灰，通风，可鸡还是不断死去。不到3天，养鸡场只剩下20几只鸡了。

老孟和老耿蹲在养鸡场里，一个低头不语，一个猛劲儿抽烟。老耿叹口气说，两万多元啊，都打了水漂了！老孟说，欠下的债，我来还，只是我无脸面对乡亲们呀！老孟那天回家找出一块红布，刺啦刺啦地撕出十几条，结到一起，拧成一根红绳，拴腰带在村前的老榆树上。

从那天起，老孟便开始了另一种生活，省吃俭用，每积攒一笔钱，就去还给村民。李家、张家、赵家……每还一家，老孟都要去老榆树下，在红绳上打一个结。一年，两年，三年……老耿心疼老孟，几次三番地说，我和你一起还！没承想，第4个年头，老耿却意外患了脑血栓……

31、32、33……老孟继续数着那些红绳结，多年的心结也一个个化解。老耿啊！前些年，乡里知道了情况，帮咱们村重新选址，还派了养鸡专家，低息贷款给我们，建起了一座现代化养鸡场。几年后，不但帮着咱们还清了欠债，还让咱们村富裕起来了。你看咱们村现在变得多美呀！青砖红瓦的房子，果林遍地。当年，我们做梦也不敢想啊！

老孟自言自语着，又把那根红绳重新绑到老榆树上。他松了一口气，嘴角挂上一抹幸福的微笑。



本版插画 董昌秋 胡文光

清明，雨落杏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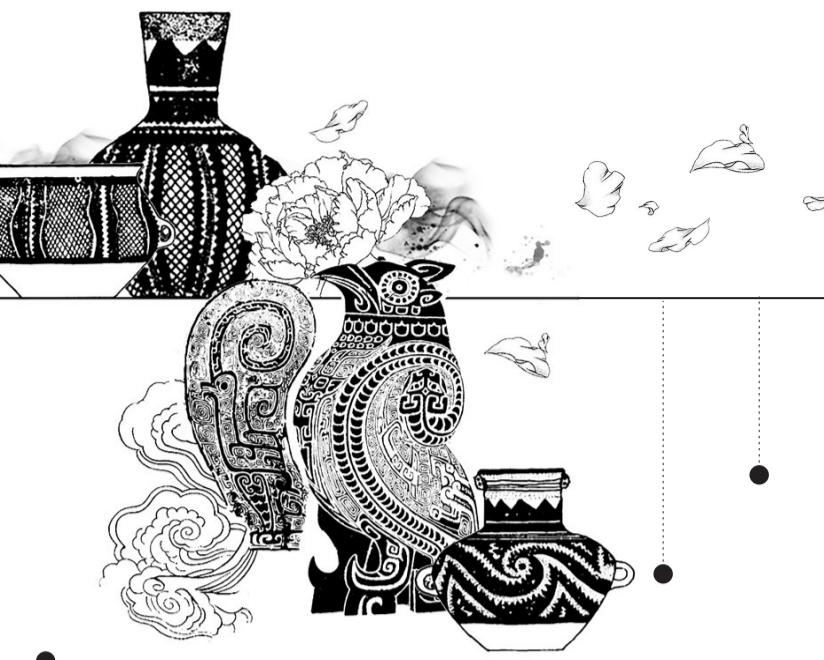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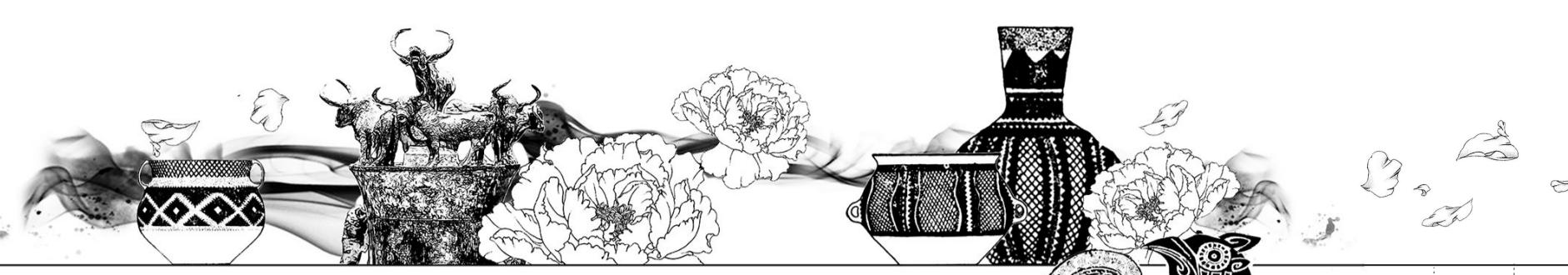
一种轻微的战栗漫开……

初春的大地
多少叹惜与唏嘘
垂首于薄寒的风
没有凄响
忍住刺骨的疼痛
多少怀念与呼唤
多少路上的行人
在拭去
一瓣瓣无声的滚落

杏花无语
就这般地知情知义
年年清明
如此断魂

驴皮影

许许多多古代故事
在影子里载歌载舞
络绎不绝
看客们，都津津有味
品评着善、恶、忠、奸
影儿戏
都是人影儿……



我想在这里度过一生

(组诗)

王文军

春天来了

遥看的草色
又一次泄露了
春天的消息

风缓缓地吹着
每一条道路的拐弯处
都有不一样的风景

雨做的云朵，用一阵风
成为知时节的样板
孩子们在细雨中奔跑、追逐

放风筝的小女孩
不管怎么奔跑
风筝就是飞不起来
她满头大汗，一次又一次地
验证自己的百折不挠

那个摆摊的人
凝视呢喃的飞燕
把雀追了挪
心底泛起片刻的欢愉

很快，十几块地锄完了
柱着锄头数一数，少了一块
一块地，不可能丢失
难道有愚公把它移走

吃了不了那么多
一筐筐送给街坊邻居

父亲不只一次告诉我
庄稼人的好日子
就是把自己狠狠地摁在土地上

我的一小块土地
和头顶上一小块天空
就是我的祖国，为我搬运着
不一样的生活

戴草帽的土地

去山坡锄地
阳光从空中倒下来
皮肤晒得发亮
一顶草帽抵御炎热
气候无常，飘来一大片乌云
要下雨的样子。把草帽扔到地上
趁着凉爽，抓紧干活

很快，十几块地锄完了
柱着锄头数一数，少了一块
一块地，不可能丢失
难道有愚公把它移走

快快拿起草帽，看见
一块巴掌大的土地
长着三棵胆怯怯的谷子
巴掌大的土地也是土地啊

躬下身子锄地，绣花一样
明年把这块石头挪开
扩展一下边缘
还能多种两棵

喀左：塞外水城

这天上的水
沿着山脉的走向找到去路
在龙源湖，流水和时光都被截住
成为一面巨大的镜子
只有水鸟追逐着云片在飞

一万亩水域，北方的西湖
如果按人头分，我会有
六十平方米水面
比家里的菜园子还大
想想就让人开心

在喀左，我爱上了水
就像爱我美丽的祖国
我说的喀左，在河之西
河是大凌河
西，是西天取经的西
两岸劳作的人
都是河的子孙

山林春晓

杨广大

早春去城边的山上走走，竟也有
许多惊喜和收获。

置身莽莽山林，远处松涛轰鸣，
似有千军万马、滚滚春潮呼啸而来。
眼前却是安然幽静、波澜不惊。我背
靠在一棵粗壮的松树，静静地享受着
林中的早春景色，吮吸着山野里的早
春气息。斑驳的阳光洒落在身上，像用温
水淋浴一样舒适；刚才还

有些凉爽的春风，在这里竟然有了人情味，成了“吹面不寒杨柳风”，柔情似水，叫人心花怒放。不远处的
一块空地上，两位中年妇女在静静地
打着太极拳，她们与寂静的山林融为一
体，安逸、愉悦、祥和、幸福，成为最
生动的早春图。

忽然，一只雉鸡“嘎嘎”地叫着于
头顶飞过，划出一道绚丽的弧线。雉
鸡的羽毛以蓝色、绿色为主，点缀少
许红色，在阳光下飞翔，姿态翩翩，色
泽光鲜。一只小巧的松鼠，全身黑
色，显眼的上翘尾巴，几乎占了整个
身体的三分之一，松鼠从一棵树跃到
另一棵树，像风一样洒脱自如，让人
更感春天的轻盈。

老孟自言自语着，又把那根红
绳重新绑到老榆树上。他松了一
口气，嘴角挂上一抹幸福的微笑。

山中的静涵桥，以往都是匆匆走

过，我从未像现在这样细致地观赏
它。桥梁是钢质结构，桥面铺着原色
木板，桥的栏杆有粗粗的麻绳和钢
筋，钢筋被缠上了细细的麻绳，恰与
整座桥古朴的风格相吻合。

桥下是去年新建的小荷花池，去
年夏天，站在桥上赏荷花还在眼前，
而如今桥下却是“残荷枯立寒塘”。
残荷虽失去了夏日的高洁之美，却
凸显了一种沧桑之美、孤傲之美。
残荷在一冬冰雪的禁锢下，风骨犹存，
用它残缺的枝与叶苦苦守望着
春天，守望着春暖花开的信念。

斜长在沟沿上的一棵榆树，主干
若碗口一般粗，树皮灰黑，像老人粗
糙、僵硬的手。而树顶上的枝条却柔
润许多，细细观看，灰白的枝条上缀
满了一串串高粱米粒大的紫色花蕾，
那花蕾远没有杏花骨朵那样妩媚娇
艳。而榆树的现蕾期比杏树早了近
两个月，是榆树的花蕾最先将春的倩
影挂上了枝头，让娇嫩的春在乍暖还
寒的春风里摇曳生姿，让羞涩的春天
有了潇洒浪漫的梦想。

榆花欲绽，百花盛开的日子不再
遥远。